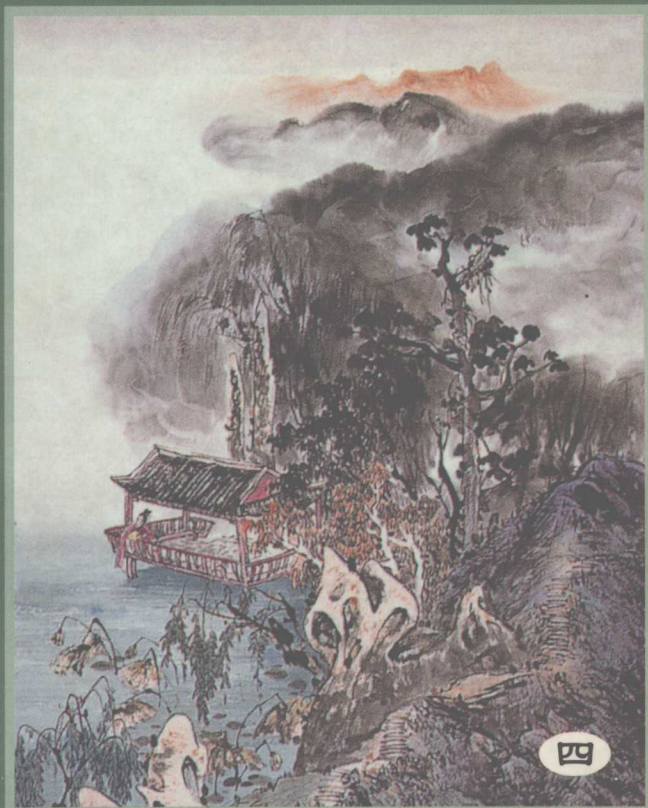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霸海风云

傲笑江湖系列



四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28

(4)

云中岳武侠精品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四)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三章	逐鹿西北·····	(1143)
第三十四章	独眼狂乞·····	(1182)
第三十五章	风雨飘摇·····	(1221)
第三十六章	危机四伏·····	(1259)
第三十七章	龙争虎斗·····	(1298)
第三十八章	你死我活·····	(1335)
第三十九章	临危援手·····	(1373)
第四十章	一线曙光·····	(1411)
第四十一章	神剑伽蓝·····	(1449)
第四十二章	崑山夺宝·····	(1487)

第三十三章 逐鹿西北

南阳五虎晦气星照命，鲁莽地惹上了山海之王。二哥举鞭便抽，但觉人影倏杳，腰带一紧，人从马上飞起，向地上掼去。他本想用八禽身法轻灵地下落，可是腰中被抓时，浑身已软，想运气徒劳无功，“砰”一声，臀腰着地，他只觉眼前一黑，脊骨如断，痛澈心脾，爬不起来了。

另四人一声怪叫，拔剑下马冲到。

山海之王手一抄，把二哥鞍旁的长剑拔出，一掌将马赶跑，沉声道：“不要命只管上，你们也横够了。”

四人没被吓住，疯狂地冲到。到得最快的是三弟，一招天地分光，已得武当八卦剑的皮毛，满像回事。

他只觉剑从中一分的刹那间，一道寒芒已一闪而入，在右眼角一闪即没，感到右耳一凉，有液体淌流颈侧。接着颈旁挨了一拍，人向左便倒。

“哎唷！”他狂叫着倒下，剑也丢了；地下有他的一只右耳，只沾了些少血迹。

另三人已在稍后半步扑上，但听“铮铮铮”三声脆响，三支长剑分三方飞跃，狂叫之声忽扬。

山海之王不见了，地下插着他夺来的长剑。五个人四只右耳，另一人跌成重伤，算他幸运，没丢耳朵。

他人神魂方定，几疑见鬼，浑身发抖敷上金创药，扶起伤者上

马，向东狂奔报信去了。

马车在官道上急奔，到了六盘山下。在路侧半里地，山壁丛林中，两条赤色鬼魅般的人，时隐时现，乍闪乍停，紧盯住马车。

两条人影后半里地，有另一条幽灵般的淡影，反盯住两条灰影，快走快跟，不走不跟，咬住了他们的身影。

车中回教女郎，仍是那茫然的神情，她靠坐在座势上，两侧扶手的锦垫，将她挟得紧紧地，所以车行转疾，她仍未倒下。

她呼吸微弱，似乎神志已昏，随着车马颠簸，像是半死人。

这一带山道，盘旋而上，愈上愈险峻，极不好走。古人叫这段道路为“络盘道”，元太祖成吉思汗进攻金兵，在这儿病死。

上了第一盘，附近现出了田野，每一座山脊和峰头，皆有土木栅建造的兵垒。从元太祖死后，这儿成了西北险要，置有重兵屯田自给。明朝之后，这仍是屯兵要塞，但兵马数目减少了，屯田也荒芜了许多。

兵垒上，不时可以看到全副戎装的警卫，向四周了望，山坳里田地中，还可看到整理田亩的人；牛羊散处，人影隐现。

两灰影知道由山上走，可能要惹起官军的疑心，窜至道左，向山下密林中隐去。

山海之王料想他们不会走远，定会在山下可以看到马车之处跟进，在山的西面再接近会合。他不跟踪他们，便在马车后里余跟进，大踏步在官道上急行。

上到第三盘，马车愈来愈慢，官道也愈来愈险峻。从东面山下，却传来隐隐的骤蹄声。

下面百丈山幼内，先前那两条灰影，突然以奇速的身法，向马车疾射而上。

山海之王也脚下加快，向前接近。

马车转出一处崖壁，官道绕崖而过，右是千尺飞崖，下有百丈绝壑，路宽不过丈余，如果对面有车，定然无法错过，所以车一到崖

端，必须发出吆喝，容未驶出崖道的来车，在错车道上等候片刻。

赶车小伙子咬着牙，“吆……车来！”他发出了吼叫，车声辘辘，缓缓驶出崖道。

而崖道上端，也有一辆轻便马车，同样有两匹拖马，静悄悄地停在崖嘴之后。赶车的人，是个黑巾包头的中年虬须大汉。

下面的两个灰影人，闪电似掠上官道，正好从车旁窜上。人未停下，却向虬须大汉沉声问道：“人都来了吗？”

“在后面。”虬须大汉答。

两灰影身形倏止，突用一方黑帕将面孔掩住，只露出一双阴森森的眼睛，身材一高一矮，背剑挂囊，灰直裰，大袖内藏着乌爪般的手。看不清脸面，但由头顶的发髻上看，小个儿分明是不男不女的老女人。

老女人急急接口道：“来不及了，武当崆峒的高手已得讯赶到。快！将马车撞下绝壑，随后来。”

说完，两灰衣男女飞掠而出。

虬须大汉一抖缰绳，长鞭一抖，“叭叭”两声脆响，马车向崖道冲去。由上往下，车速惊人。

崖道成弧形凸出，全长约有半里地，车如不驶至突出顶点，看不见对面来的人车。虬须大汉的马车虽然后发，但速度快，双方由速度上估计，恰好在崖尖顶点相撞。

两灰影已掠过崖尖，贴壁飞射，像两只飞燕，奇快地上了小伙子所架的马车。

老女人抢入车中，老男人却向小伙子道：“准备毁车。记住，须受重伤。”并用手拍拍小伙子的右肩膀。

两人速度奇快，老女人将车内回族女人挟在腋下，飞掠而出，由崖尖超出马车，从攀上之处急掠下山，隐没在下面密林深壑之中。

后面跟踪的山海之王，则奔到另一处官道内凹处，相距半里

地，没有看到前面有变。

这时，十五匹健马像一阵狂风，掠过了他身畔，马上前八人，全是身穿大红法服的高年老道；后七人，则是俗装老头儿。

“这些家伙不要命了！在这绝崖险道乱冲乱闯。”山海之王喃喃地嘀咕。这条路他刚走过，所以知道危险。马匹冲过三五丈，尘埃飞扬，他脚下一紧，随后便追。

出到崖道前端，已可看到前面的马车，正到了尖端；小伙子仍在吆喝：“吆喝……车来……”

皮鞭叭叭响，两匹马转到了尖端了。

十五匹马向前急驰，最先一匹马上的老道突然叫道：“不好！上面有车冲到。”

另一名老道突然发出厉吼：“停，噫！上面有车冲下，停！”

声如九天鹤唳，声震九霄，可是慢了！小伙子刚一鞭抽下，对面已现出马影。

“王八蛋！你……哎……”小伙子狂叫，人向空中一纵，冲向崖壁，“砰”一声肩撞在崖壁上，滚落崖根立时晕厥。

同一刹那间，四匹马同时发生嘶叫，“轰隆”一声大震，马儿翻腾，车辕折断，车厢冲得向前飞撞，击倒马匹，“彭”一声两厢相撞，连车带马向百丈深壑下坠去。

“完了！这王八蛋！”老道们同声惊叫，马仍向前冲。

“完了！真想不到。”山海之王也叫，站住了。

下面百丈深壑中，响起了一连串的轰鸣，石滚树落，红尘飞扬，声势之雄，令人毛骨悚然。

且回头表表叶若虹葛如山主仆的事。

他们在西安附近落了店，一等就是两天，并不见九天玉凤华夫人转回，渐渐心中有点焦躁。

店门口有一家茶馆，大门正对西行官道。这儿的茶馆，其实也是酒店，人们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泡茶穷摆龙门阵。客人喝多了酒便

泡上一杯酽茶，在这儿商讨买卖。公门人也在这儿出没，找他们的猎物。踩盘子的小贼，也在这儿看看风色。总之，这地方杂得紧。

这是主仆俩等待九天玉凤的第三天巳牌正，酷阳如火，铄石流金。两人高踞临窗一付座头，向下面眺望。

叶若虹感到无比的烦躁，这两天来，他脑海中浮动着九天玉凤的美丽倩影，挥之不去，念念不忘；这倩影扰乱了他的心神，扰乱了他的生活，再见她的强烈意念，愈来愈炽盛。他承认，他确是爱上她了。

可是，她是个寡妇，在那时，一个寡妇的命运是可悲的，她们惟一的寄望，就是将孩子扶养成人；没有孩子的更是可悲，会成为不祥之物，一辈子该在人们的鄙视中活下去。

叶若虹的家世，乃是金陵世家，金陵人的门第观念，严重得不近人情，他能对一个寡妇倾心吗？即使九天玉凤是个守望门寡的清白姑娘，他的家族也不会允许他娶她进门，他自己虽有反抗的意识，可是无奈家族中人的观念，除非他放弃名位，与心爱的人浪迹天涯另筑门户。

目前，他还没想到以后，也想不了那么深远，只是刚萌爱念，有再见她一面的强烈欲望而已。

他半倚在靠椅上，叹口气道：“如山，华夫人恐怕不会转来了。”

葛如山这些天也心中烦恼，他已看出少主人对九天玉凤动了真情。他是个粗人，对男女的门第观念毫无印象，他只直觉地感到，一生中走遍天下，从没见过像九天玉凤这般令人心动的女人，以少主人的人品禀赋，确该选择一位才貌双全的贤妻，这人选，该是九天玉凤。

他烦恼的是，九天玉凤假如不是三贞九烈的人，就不会在华逸云投火而死之后，毅然举行冥婚大典，替他守一辈子空心寡，这证明她爱华逸云之深，已到了无言可喻的地步了。少主人的心意，难以言宣，那是绝望的爱情。

他沉重地长吁一声，一掌拍在桌上道：“公子爷，我们找她去。”

“去找她？会错过的，也许我们刚动身，她却过去了。”

“咱们在这儿苦等，如果她由剑阁入川，岂不白等了？”

“她的家原在熊耳，即使是隐居，也不会离开太远，她不会入川的。”

“公子爷，守株待兔，笨着哩！”

“也许……噢！武当山的长辈们怎么在这儿出现了？行色匆匆呢？”

下面蹄声急促，有马匹经过，八匹骏马泼风也似的向西急奔。马上是八名高年老道，身穿青色便袍，鞍前插袋有剑，鞍后有马包，去意匆匆。

葛如山望着老道们的背影，道：“公子爷，陕西有武当山的人行脚吗？”

“不但陕西有，各地皆有长辈们替伏，侦查桃花仙子和武林三杰的行踪，以飞鸽传书，互通讯息。陕西的聚会处，就在西安府的玄妙观。最先那位，就是陕西的负责人，天字辈的黄鹤真人天慧。他是栖霞子的师弟，栖霞子惨死桃花谷之时，他正行脚山东，闻凶讯赶回之际，太白山庄已经烟消云散，他把桃花仙子恨入骨髓，发誓要找到桃花谷的人出口恶气。”

葛如山摇头苦笑道：“看来江湖又将掀起狂澜了，仇恨与任性，不知坑杀了多少英雄豪杰。主人乃是武当俗家门人，看来亦将被卷入漩涡，良可浩叹！”

叶若虹淡淡一笑，道：“不会的，姐夫这次绝不会参与武林仇杀之事了。”

“不会？别忘了，有一必有二，主人上次既然参与太白山庄盛会，还能拒绝避免第二次吗？”

“上次形势不同。武当山的长辈虽歧视俗家门人，到底是一脉相承，师父恩义永在，为不忍见武当覆亡，故而挺身而出。”

葛如山呵呵一笑道：“这就是了。试问武当的人，谁能接得下桃花仙子或者武林三杰的手中长剑？”

“武当三四两代久隐深山的长辈们，皆已应召返回武当了，他们全是功臻化境之人，岂惧桃花仙子与武林三杰？”

“栖霞子也是第四代的耆宿，竟然会死在桃花谷妖妇高唐神女之手。”

“第三代吴字辈的长辈，天下无敌。”

“只怕未必。”

“还有其他门派的人，或许会有人出面。”

“呵呵！公子爷，不可能的，卖命的傻事不会有人干哪，即使有，又能怎样？老三忘我山人的儿子玉麒麟，单人独剑闯上少林，怒斗罗汉阵，力拼掌门三招。他一个人，把少林也闹了个乌烟瘴气，少林尚且如此，其他门派不问可知。”

“咦！湖海散人清静师兄也带人赶来了。”

下面果然奔过八匹骏马，八个人全是身穿整齐大红道袍的中年老道。

葛如山忙道：“公子爷，叫住他们，也许他们与九天玉凤有关。”

八匹马一阵嘶叫，勒住了。最先那老道，正是湖海散人清静，他回身抬头望，看到身躯伸出窗外的叶若虹。

“师兄，我若虹，请等我。”两人疾奔下楼。

湖海散人年纪比叶若虹大得太多，为何却师兄弟相称？原来俗家弟子传艺不多，几乎全是等自己功候到家之后，方正式寻找有根基的子弟传艺。像王一瓢，他的辈分该与栖霞子全真等人同辈，算是第四代弟子；他只传了夺魄金环李玉琦，和金陵大侠庄幼侠幼棠兄弟俩；庄幼侠却只传了内弟叶若虹。叶若虹算是第六代门人。

而武当山却不如此，山上道侣人数有好几百，这些人不是像募兵一般一同招来的，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加入，在山的长辈又可越辈传艺，所以年龄相差不会太远。从祖师爷张三丰以下，在短短不到

百年中，竟有了八代弟子。

目下尚存在世间的耆宿，是早已远离武当的吴字辈门人，以下五代是天、玄、清、无、常。湖海散人是第六代清字辈，所以叶若虹称他师兄。

在武当召集四明以及俗家门人时，叶若虹曾经随同金陵大侠前往，故而对武当山的人不陌生。

他俩奔到八老道马旁，湖海散人匆匆地道：“是你！叶师弟。愚兄有事在身，不再下马，请谅。”

叶若虹向所有的人行礼招呼，问道：“师兄行色匆匆，有事吗？能否见告？”

湖海散人目视葛如山，顾左右而言他：“师弟，这位是……”

“是师父的忠仆，伴小弟奔走江湖，踩访武林三杰的踪迹，叫葛如山，自己人。”

湖海散人点点头，道：“崆峒的道友，已在太白山庄废墟发现忘我山人老匹夫的孙女九天玉凤周如黛……”

“咦！她出现了？”叶若虹惊叫。

湖海散人没注意他的惊容，往下道：“那是前天的事，她已被两个蒙面老怪物掳走，带往西北。崆峒的道友发现之时，曾以江湖道义相求，要他们将人交出；但两老魔功力奇高，不予理睬脱身出陕。崆峒的道友一面通知本派同门，一面追踪西上，发现两老魔竟然有人接应，伸出鬼没。目下飞鸽已将信传出，召集本门弟子西上接应。师弟，愚兄必须赶路，你如果来可顺路下赶就是。别了！”

说完，略一颌首，八匹马掀起尘埃，如飞而去。

叶若虹脸色苍白，额上直冒汗，猛地回头便奔，叫道：“如山，快！咱们快赶。”

不久，两人两骑向北狂奔。

且说太白山庄废墟中的故事。

九天玉凤周如黛旧地重临，心爱的人已化飞灰，面对废墟，她

心疼如割。

在极度悲伤之中，前情往事纷至沓来；朦胧中，当年的情景涌上脑际，大火似乎重新在她眼前燃烧，令她终生痛苦的景象出现眼前。

她受不了这猛烈的刺激，尖号一声扑倒在地。

在她神游太虚，哀伤过度之际，神智有点昏迷，练家子特有的警觉心逐渐消失，反应迟钝，比常人还不如。

也正在这时，废墟中塌墙颓垣里，突然升起一个黑色的人影，鬼魅似的出现，向她跪仆之处，无声无息地冉冉飘来。

左方一座断墙下，一块石板徐徐移开，露出一个方形地洞，也突然升起一个面貌奇丑的老太婆，一身黑衣，白发披散，腰悬长剑，鹰目寒芒如电，她冉冉升起，石板重新退合，越过短墙也向这儿飘来。

最先出现的黑影，是个身材高瘦的老家伙，活像一个僵尸。他以极为高明的轻功，冉冉接近，像一个毫无实体的幽灵，飘浮而来。

老女人一出现，老家伙向她一招手，向远处的马匹一指。老女人点点头，闪电似向马匹飘去。

两里外，荒芜的小径上，有两个穿大红法衣的高年老道，腰中挂着长剑，正悠闲地向这儿赶。两人身后，跟着一位净面皮，四方脸薄嘴唇的中年大汉，腰悬长剑肋下挂囊，在后亦步亦趋，泰然赶路。

左首老道背着双手，脚下不徐不疾，一面发话道：“师弟，咱们上次身在西崆峒，重任在身，无缘参加太白山庄盛会，遗憾之至。这次顺道前来一吊废墟，聊胜于无，咱们也算得有缘哩！”

“师兄，那神剑伽蓝技绝天人，禀赋定然得天独厚，绝不会是白痴，为何在诛歼金面狂枭之后，竟会突然投入烈火之中，以致尸骨无存，宁有是理？依我看，这里面定然大有文章。”右首老道摇头晃脑说。

“有何文章？”

“会不会是受到九幽异人的鸿钧魔鼓所惑，以致火海自投？也许是……是……他内疚于心，以死解脱呢？”

“我想不会的。总之，其中因果，谁也摸不清底细。可惜咱们不在场，不然或许可以看出端倪。”

“掌门师兄也没看出缘故呢！”

“掌门师兄可能关心门下弟子安危，故未留意，人云亦云，他又有怎样说？噢！瞧那儿。”

老女人已飘近马匹，检搜马包内杂物。相距里余，看得真切。

右首的师弟用手向废墟一指，急声道：“那儿，有人向一位姑娘下手。”

“快！去瞧瞧。”

三人身形如电，并发出长啸，向那儿扑去。

他们晚了一步，老家伙已经得手。

姑娘已陷入昏沉之境，老家伙功力奇高，飘近身边，她仍未发觉。

老家伙出手如电，鸟爪似的枯手，一下子便扣中了姑娘的左肩穴，向上一提。

姑娘的功力，也将臻化境，在穴道未闭的刹那间陡然清醒，本能地伸手拔剑。

她反应极快，一声龙吟，细小的龙犀剑出鞘，光华四射，映日生光。

她快，老家伙也不慢，左手用了十成劲，肩井穴立即闭住了。同一瞬间，他飞起右脚。

“噗”一声闷响，踢中姑娘掌背，龙犀剑脱手而飞，腾空急射，但见一道光华，如同彩虹经天，划一道弧线，飞出五丈外方翩然下落。

“真是她！这丫头。”老家伙一掌击昏姑娘，脱口惊叫。

远处的老女人已看到有人赶来，啸声亦传到，她舍了马向这儿

奔来，问道：“谁？”

“九天玉凤。”

“怎见得？”

“只有她有这把宝剑，定然是她，你没听见她刚才的哭叫声吗？”

“我在地窖里，没听见。两个鬼老道和一个小子赶来了，要不要打发他们？”

“不！走！鬼丫头已落在咱们手中，武林三杰合该完蛋。办咱们的正事，不理他们。唔！是崆峒的牛鼻子。走！拾剑。”

老女人抄剑在手，一声长笑，两人奔向废墟。

在龙犀剑飞起的瞬间，走在后面的中年大汉急叫道：“那是九天玉凤的神剑，是她！”

两老道一惊，也心中一喜，师兄脱口大叫道：“手下留人！别伤她，贫道有事相求。”

“哈哈……”回答是一声狂笑，人已陷入废墟中不见。

相距还有半里余，追之不及。等他们到了废墟，早已鬼影俱无了。

三人搜遍左近五六里地，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师兄突然哼了一声，道：“咱们赶快通知武当的道友，集两派之力，全力搜寻，我不信他们会飞上天去。走！”

这一天中，天空中信鸽飞扬，官道中快马以全速四散，将讯息传到各处。

四面八方的崆峒派高手，全往太白山集中。左近的武当门人，也先后赶来。

第一天，毫无所获。次日午间，大散关传来消息，有一伙人掩护着一乘山轿出关，形迹可疑。附近负责断路的崆峒门人上前盘问，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那伙人身手了得，打伤了几名崆峒门下，向西飞遁。

激斗中，山轿被毁，里面果然跌出一个白衣女人，穴道被制。可惜那女人仍被背走，追之不及。

当追逐间，天色已晚，在三岔河碰上迎面截来的另一批崆峒门人，那一群人却回头四散而逃，天黑林茂，被他们一一溜了。

第二天，却在泾河南岸郴州西面，至平凉官道中，发现了另一批人，抬着大木箱向西赶路，一经查问，立即展开激斗。最后崆峒门人大举追到，那批人毁箱取出一个女人背上，窜入深山逃掉了。

第三天，武当的大批高手齐集，会合了崆峒的耆宿们，在这条官道上穷搜。岂知不仅找不到被掳女人的踪迹，连那群出没无常的人也不见了。

这条西北官道上，左近凡是可以攀越的山林谷地，全布下了人；官道往来的车马，甚至形迹可疑的人，都将受到搜查和盘问。

平凉是崆峒的所在地，崆峒派大部分人才皆在这儿苦修，上百座宫观人数近千；加上武当闻讯赶来的人，实力之雄空前绝后。他们打扮成各色行业的人，掩去本来面目，全力搜寻那一对黑衣老怪物。

可是人家也不笨，党羽也不少，神出鬼没过了平凉，未露形迹。

崆峒派的掌门炁尘，平时坐镇崆峒，这段时日里恰好在山。人在他的境内失踪，他确是下不了台，大怒之下，誓得对头而甘心。左近五六百里地境，皆是崆峒的香火范围，也是势力范围，道俗门人算起来，人数之多不可胜数，连中崆峒的大多数首脑，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

崆峒掌门一怒之下，亲自出动全力搜寻，但是音讯毫无，失去了对方的踪迹。

那一对老男女，确也不等闲，从甘凉下来的接应人手，逐渐汇集。就在第三天午间，西安府武安马车老店先后驶出了三辆轻型马车，走郴州出平凉。

第一辆车中，是一双团团脸的中年大腹贾。第二辆车中，就是

先前所说的回族少女。第三辆车中，是一对年登古稀的老夫妇。经过了搜查，第三辆车遇到了许多麻烦，因为他俩是老年人，看去也够健朗；而在太白山庄废墟中，掳去九天玉凤的人，也是一对老夫妇。

其实第三辆车中，确是九天玉凤周如黛，她那美丽的黑丝发辮下，压着一块迷魂药饼。由于她是个单身女客，而且是从不见个人的回教少女，搜查的人不疑有他，对她的身份丝毫不加怀疑。

在车辆左近暗中跟下的一双灰影，正是掳她西行的老家伙和老女人。

这天，马车躲过了一批批的搜查人员耳目，迤逦西上，却不知第一辆车在平凉落店之际，出了纰漏，到大腹贾终于被武当门下看出破绽，在凌晨架车上道片刻，在车垫下搜出两把长剑和两个百宝囊，立起冲突，双双重伤被擒。

两人挨不过分筋错骨的折磨，终于招出已经启行的马车，那回族少女就是他们要找的九天玉凤；但他俩的身份，却在行将说出之前气逆而死。

第一批追赶马车的人，是武当老耆宿武当七老的老三，天权子天权；老七摇光子天光；率领座下弟子火速赶到，在六盘山果然追及，可是晚了一步，马车相撞，砸碎在百丈深壑之下。

第二批赶来的人，由崆峒掌门炁尘老道亲自出马，率领二十名耆宿和弟子，在三里后飞骑急赶。

第三批是混合组成的两派门人，其中有叶若虹主仆，他们得讯稍晚，在第二批之后两里急追。

目睹惨剧发生的山海之王，先惊呆了，等到人群一乱，他知道要救也来不及了，长吁一口气，身形疾闪，奔向平凉。

这一错过，尔后发生了不少事故。

武当七老的法名，是按北斗七星排名的，辈分是“天”，比掌门“玄”字辈高了一辈，七人早年远离武当，浪迹天下名山，流连忘返，

修真之外，不问世事，行踪如行云野鹤，连武当的人也不知他们在那一座山修真。真至太白山庄事了，掌门三剑追魂玄同传出玉柬，召集门人，回山分派弟子四出找寻，方把他们找回，足足花了近两年的光阴。

武当七老的功力，虽与全真子栖霞子同辈，但功力高出太多。在他们壮年之时，一度荣任解剑池七子的职位，这职位一向是谪系门人所专任，功艺皆由谪系弟子所亲炙陶冶，不像其他门人，可由同门代传。因解剑池七子乃是防守武当的第一关，除了王爷以上的皇朝大员，皆不许携带兵刃越过此池，要硬闯，解剑池七子必须施展绝学硬给留下。

武当算得上是内家拳宗之祖，一代宗派的圣地，不服气的人，皆想前来闯闯，以便扬名立万；解剑池七子的责任，确是够重的。久而久之，凡是荣任解剑池七子的人，不但功艺必须是上上之选，在出手搏击之时，对天下各门绝学皆须领略，搏斗的经验，皆从九死一生中得来；所以可以说，凡是出身解剑池七子的人，定是谪系门人，功力也就最高，在派中的地位，也最为尊崇。

第一匹马上的老道，正是天权子，他一马冲到，人已经凌空扑下，伸手抓起晕厥的赶车小伙子。

人一到手，他心中一震，说道：“有人在暗中计算，这家伙的右半身经脉，是被极为诡异的手法闭死的。搜左近。”

他丢下人，原来小伙子已经气绝了。

摇光子用手向下一指，道：“我带人下去，师兄请向前搜。”

三批人全到了，天权子已经带着五名老道，沿着道向上急搜，远出七八里地。

摇光子带了一名老道和七名俗装老人，从前面峭壁下了深壑。碎车死马散布极广，足有三四十丈宽广，搜遍了每一寸土地和碎林，找不到一片女人的骨肉，也没有一片属于人类的骨肉。

“怪！另一个车夫呢？”摇光子惑然向众人问，又道：“只有死马